

青蛙池

從我有印象以來，我家就是養雞的，成千上萬的雞，早就麻木了我對於「數大」的美感。環境使然，我從小就特別的野性，總是帶著妹妹風裡來火裡去的。

我對自然界情有獨鍾，任何一點生命的哆嗦都能被觸動。記得低年級的那年夏天，我領著妹妹到菜田裡扒蚯蚓，那時候的地還沒受到農藥荼毒，蚯蚓俯拾即是，當牠們冰冷的皮膚附上手腕處，可以清楚地感覺到那長條形軀體在一伸一縮的蠕動下，傳遞著令人戰慄的痙攣，牠來不及亡命，就被我納入了塑膠桶中。我們家從來沒有第四台，禮拜六晚上六點半，華視的名偵探柯南是我們最盛放的童年，我將最大的蚯蚓取名叫柯南，第二大的取名叫小蘭，我想至少在當時，我是真心想對牠們好的。

家裡對面的田地裡頭，有著一窪水塘，那是灌溉的痕跡。大多的農民都會從水溝那端，打一條通道到自己的田裡，當需要灌溉時，就在水溝那擋水引流，而不需要灌溉時，則會把那條通道堵住，久而久之田裡的通道周圍就會積累一窪水，還生出了為數不少的大肚魚，是隨著溝水流進田地，滯留在窪中的。當灌溉時，牠們會隨著水流向整個田地，而當灌溉完畢，水漸漸退去時，牠們若沒有及時跟著退回窪中，就會默默乾涸在諾大的田埂中。

我和妹妹最喜歡拿著網子到塘中撈魚，擣的池中烽煙四起，魚蝦竄逃，我們在一種對峙的氣氛中較勁著眼明手快，哪怕僅僅是普通的大肚魚，都能讓我們有著莫大的成就感，差不多是在升上中年級那年，我們驚奇的發現了藏在灌溉通道中的四個眼睛——那是兩隻牛蛙交疊在一起，驚懼的與我們八目相對，牠們的眼睛也是暗黑色的，只能透過外面光線反射在牠們瞳孔的白色光點，依稀的判別出位置，要不是我們隨即點亮了手電筒，根本難以判斷那黑黑一坨的軀體是什麼。或許是智商比大肚魚更高，牠們彷彿認出了我們手上的網子——那個坦露著征服慾望的象徵，於是便死死的將身體塞入通道裡最崎嶇的縫隙中，我們嘗試著撈了兩下，很快就放棄了，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們養不了兩隻牛蛙，但我們還是替牠們起好了名子：大阿蛙、二阿蛙。就這樣，我們和平共處了一、兩年，大阿蛙、二阿蛙始終沒有整隻出現過，我們只是隔著灌溉通道，遙遙相望。

這兩年，家中卻不得安寧。

主要是為了甚麼，我從來都不記得，當工廠的發電機開始運轉後，好像也啟動了我們家某種衝突的開關。只道有一天，媽媽趁著我不在家時，把妹妹拉到了

客廳。

「如果我跟爸爸離婚，妳想跟誰？」媽媽問她。

「你們要離婚？」介於中低年級的妹妹，已經依稀對這個詞彙有著朦朧的理解。

「跟爸爸好不好？」媽媽沒有回答她：「哥哥跟爸爸容易吵架，妳陪爸爸好不好？」

「好。」妹妹這次沒有疑慮。

我知道，當爸爸聽到這件事時，歇斯底里的質問媽媽為「為什麼要和小孩子說這些？」，而媽媽只是輕輕帶過；我也知道，有一天爸爸電視下的高粱瓶子空了，他抓住妹妹發抖的問她：「妳媽媽是不是不要我們了？」

「不是，」妹妹告訴他：「媽媽只是在說氣話而已。」

一扇門，我杜絕了像妹妹一樣的衛民先鋒，不夠體貼、不夠沉穩，是我給自己貼上「謝絕打擾」的標籤，我感覺的到門外唇槍舌劍的戰慄，我想我應該也害怕吧，怕那硝煙四起，最後我們誰都來不及亡命。

於是我只能拉著妹妹，再到外頭繼續放肆。有天經過一處乾涸的水溝時，我看到了一朽遺骸仰躺在裡頭，它的血肉還沒完全殞滅，緊緊的貼著枯骨，勒出了清晰駭人的一條條灰色肋骨，所剩不多的羽毛已經濕透，幾隻蒼蠅如入無人之境的穿梭在它的眼眶，我想或許再過一陣子，蛆蟲就能吸吮著它的腦漿溢出腦殼，有幾片枯葉蓋在它身上，顯得格外蒼涼。

我充滿了後悔，因為我認得它。

在養雞場，大部分的雞都能按照預定的計畫成長，但總會有少數例外。或許是身體本身機能就不好，成長代謝差；抑或是落下了一些殘疾，讓牠們進食格外艱難……這種成長速度跟不上平均值的雞，被我們稱之為「下雞」，到最後或因為營養不良死亡、或因為體重不足被公司淘汰，總而言之，活的不符合經濟效益，往往會被我們提前「人擇」掉，爸媽會將牠們綁入塑膠袋中，漸漸因為氧氣不足而昏迷死去，但在死去前，生命的本能會讓牠們不斷掙扎、抽搐。

牠是那隻，因為我一時心軟，瞞著爸媽野放掉的下雞。

並不是每隻雞都是適應野外的能手，至少我們家的雞種不是，他們脆弱、無力，專門負責長肉。我將這種雞野放，讓牠們在驚慌失措下根本找不到活下去的希望，那無異於死亡前的凌遲，牠無力覓食、無力保溫、無力躲藏，只能在飢寒交迫下，在溝中爛成一朽枯骨，無人問津，若我當時沒有放走牠，對牠而言當天

即是解脫，我懊惱那自以為的心軟，反而是最大的暴行，我蹲在溝邊看了良久，甚至沒有勇氣為牠蓋上一剖土、一把落葉，那時候的我不明白，為什麼善意的出發點，卻沒能將結局圓滿？

後來，我帶著妹妹繼續走到塘邊準備撈魚，我們蹲在灌溉通道的出口向內看，一時間，六目相對，少了兩目。我和妹妹誰都沒多說話，沉默的撈起了魚，我記得那一天，塘中的水位比較高，讓魚蝦有了更多的空間閃躲，我們並沒有很多收穫，只好收網回家。

水退後，二阿蛙沒來得及回來。

我們都知道，廣袤的田地，滿布的雜草，任憑賠上了一整天，我們也不可能找回二阿蛙。

生活好像總是這樣，用一隻稱為命運的手撥弄棋盤，我們像棋子一樣活成了一個圓，而無論它的直徑有多長，我們就是繞不出那個原點，所有的善意、惡意似乎都太多餘，生命總會走向它那原本就應該去的地方。

國中後我考進了私校，大把的時間全砸進了學校，對自然的喜歡，也漸漸轉移到了生物科上，冰冷的剪刀鋒沿著排泄孔攤開了無數魚的腹腔，窺伺到每一處如機械般精心打製的構造；撫摸著皮下的枕骨大孔，冷冽的針頭用力的插進青蛙的脊髓處，針頭刮磨腦殼的攪動聲，我知道它已經安樂。我想我是真的對生物感興趣的，好奇生命的脈動，只是少了一些在外面玩耍的自在。

後來，我和妹妹相繼離家，剛到北部那一年寒假，她悄悄的拿出了手機給我看，那是爸爸在學期中傳給她的對話紀錄：

「難道她以為她都是對的嗎？她從來都沒有和我討論過。」

「我真的快受不了了。」

「她說要分財產，她有沒有尊重過我？難道我說一句都不行嗎？」

「我才說一句，她能回十句，好阿，我以後什麼都不說了。」

大段大段的對話鋪天蓋地，讓我沒能一一細看所有的文字內容，對話中，妹妹總是有一搭沒一搭的回應著，將對話下拉到最底下，驀地一句短短的句子映入我視線：「謝謝妳能聽我說這些。」

或許是真的太久了，這樣的風塵之變、飛箭如蝗。

我想起了媽媽那時候和妹妹說的「跟爸爸好不好？」她其實也一直也擔心，孤僻的爸爸無人陪伴：「妳陪爸爸好不好？」

我信步走出了家門晃悠，短暫脫離那種窒息感。不經意的，剛好繞到了自小

撈魚的那個小塘邊，多年過去，我不敢置信眼前這個塘的狹小，居然能讓當年的我拽著妹妹，在這裡耗上大半個午後。

我還記得，大約是六年級左右，大阿蛙也沒有再回來。

池塘一直沒有變小，或許只是因為我常以為，它能有的更多。